

雕

菰

集

雕菰集卷二十

張滌園治昆明記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賊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土軍屯旣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滌園旣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畫其疆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

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  
僧戶道戶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逋逃旣均矣又  
使里蠹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  
爲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滌園  
曰令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  
釜甌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  
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覘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  
寢於地而積案滯獄則以數日理訖皆當諸臺司大驚  
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  
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

入昆明開河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乃溢浸濱  
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  
籌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開河滌園  
按其形勢召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  
受二水不容一注開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  
沙石晉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確犖之勢十倍而疏濬  
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滌園發圖而  
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  
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邨墓廬井得  
不徙昆明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

苦旱滌園廉知白沙馬裊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乃親操板舂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墟於兵爲盜賊穴滌園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實其中遂成貨塵牧圉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園也土曠而不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爲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鞭扑而催科爲十八府最臺司以爲能一省之疑獄經滌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閩帥之僕李殺人帥戚畹勢甚赫請寬於臬司司飲滌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滌園

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合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捶之  
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有生員  
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綱之子  
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  
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  
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  
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昏拜於庭觀者  
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壻乘我馬  
爾役送之歸有劫者以盜論時同里梁五粲嘉稷在姜  
青藜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灞陵山人

萬里遊草滌園每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昏姻往往富人得佳壻貧儒得富妻昆明學生郝維時曰夫子泣仕甫閱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飢者食勞者息死者殯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滌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滌園曰臣不以艱難遺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滌園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

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積勞忍飢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轄於三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滌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徭徠蠢蠢所謂耀武觀兵震懾之也曰聞六千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



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  
軍悅屋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  
期年滌園終不與時雖重迕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  
亦服其理直不以強項惡之有市井豪侮鄉縉紳陳縣  
懲之滌園適道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  
婦病乃止而繫之明日縉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  
豪貧而戾且家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縉紳如處女  
者也終不足以勝豪我繫之而使縉紳釋之則怨解矣  
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  
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

後叫留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未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誥戒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躋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勳哭而奠之曰去冬余赴京展觀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敬以滌園對璽書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合余太

息不置及歸抵鎮遠見滇人士感其德請從事名宦而  
道路間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  
推薦之不誣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  
莫逆交昔罹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  
脫狎狴之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唁問資其困乏又以虧  
空罅大點石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捐俠氣所感上下  
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苴粗完鯁生之命得以苟全者  
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人空城  
泣送更有童子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乎  
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也哉焦子曰余家藏張畏

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異日倘作  
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三卷示循載行狀家傳墓  
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  
考證旣而閱邑志寥寥不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問諸邑  
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略無論賢否真僞  
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旣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  
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旣盡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  
氏家乘藏於吾家百餘年來水淹鼠蝨之餘未嘗消沒  
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不畏上官而愛民如子  
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者或亦可爲後之師

範也歟滌園名瑾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敘賓部下憐之使伴其子鐵兒讀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嘖嘖奇之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參將之後已微求得鐵兒厚報之周彝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夢寐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蕭山雙節記

節婦爲天下之爲婦者法蕭山雙節爲天下之爲節婦者法婦人未三十而孀守三十年例得旌州縣歲舉

報者恆數十人書之不勝書也武進臧庸曰蕭山汪楷  
爲淇縣典史卒於官其繼室王妾徐以節著王無出撫  
徐所出如己出教之成進士王矜嚴寡言笑居處有規  
矩徐耐苦力作擁敗絮二十年不厭然未足異人莫患  
乎自知其賢世之夫死不再嫁者苟以節自恃而倔強  
乖厲有不忍聞者矣或曰惟性强故能節吾疑之也臧  
庸曰汪沒索逋在門或謀以子幼謝王不肯粥田及衣  
奩益以女紅所出曰無貽死者憾三載畢償夫有母弟  
恆慢其嫂應之百方至稱貸爲償飲博之負將以母遷  
王與徐皆不肯王泣留之竭力盡孝養得姑歡曰母老

離鄉里死者不安江都焦循曰二者皆節婦之所難也  
臧庸曰徐所出曰輝祖幼時侍兩母夜讀書不習徐泣  
涕奉夏楚請扑之王數諸夫主前泣涕腕酸粟終不忍  
扑徐前卒病革諄諄屬其子善事主母庸又曰初構釁  
者不以禮遇徐徐自持以禮不出一語較久之人盡感  
愧嗚乎二女同居食貧嫠處顛沛造次中雍雍和睦各  
止於禮而相見以情古人所難也而豈徒以節見哉嘉  
慶元年丙辰循自錢塘渡西陵過蕭山至於山陰聞有  
汪氏雙節事歲壬戌秋九月誦吾友臧在東所撰事略  
始獲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之以爲天下後世婦人守

者法

誠本堂記

嘉慶五年歲庚申夏四月浙江撫軍阮公以書招余冬  
十月爲武林之遊寓居節署誠本堂之東偏蓋由大堂  
入卽川堂循川堂而東越兩曲斯堂在焉堂三楹南北  
有窗階下有石關梧桐在其東高且茂有短竹垣垣外  
有石竦立如人垣之右爲小竈爲茶房梧桐之東有垣  
屬於堂檐下有小門入門南北各三楹相向東隅有老  
樹根作三衢朽蝨時時生小菌如蠶窠左有垣垣外卽  
市巷署之東止此堂有誠本堂匾懸於檐書康熙壬申



張鵬翮建堂下垣外立石之南屋前後數十間頽壞不可住或以爲厠或以爲馬棧或爲工作之所凡頽者惟梁柱縱橫赤立而已蓋其牆垣本以篔簹爲之久而不易則破故冬寒夏暑皆能自垣透入屋竿亦篔簹所爲經猛雨則漏堂下青苔蔓草錯雜蕪穢須時芟刈之桐陰石闌不知爲何而設也辛酉五月閱郡志載是宅本前明清軍察院胡宗憲兼浙江巡撫時改爲署至今因之乃言川堂之東爲御書樓又東爲誠本堂稍南爲自修堂又東爲箭廳雍正間程元章於箭廳建書室三進以居幕客而移箭廳於川堂之西然後知余之所居卽

程氏所改建第止存箭廳與書室之一其二則南之頽  
屋赤立者也自修堂不可識蓋卽今爲厠爲馬棧及居  
工匠之所堂之西今爲巷達諸署後而御書樓不存惟  
南有御碑亭則志書所未載也嗟乎當諸屋之建也  
樹之桐立之石一時娛耳目供飲燕於此者何其盛耶  
百餘年來桐長而屋頽往者未必知也或曰凡官吏有  
挂議去者嗣至之人則必移其居處變其垣屋此所以  
頽也嗚乎盛衰得失豈居之所爲乎古之人若韓退之  
蘇子瞻之流固嘗經黜斥者乃其所經之地一亭一驛  
後人且徘徊愛惜頽而復起又何如乎余嘗尋梅林遺

蹟杳無所見亦因其敗而去之耶徐渭以布衣之士往來幕中其所居之室固未可考也吳門李銳與余同屋居共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固有勝於渭之所學後之居者亦知居此堂者之有焦李兩生耶今年李歸余獨處此風雨之夕遠念良友因以爲記

半九書塾記

嘉慶己巳纂修郡志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雕菰洶中其形盤曲若嬴以爲生壙其大半於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方丈許四旁置窗面柳背竹黃珏橋在東北半里許橋外卽白茆湖行人往來趨市帆檣出沒

遠近漁燈牧唱春秋耕穫盡納於牖樓下置櫝以生平  
著述草稿貯之以爲歿後神智所棲托壙以藏骨樓以  
息魂取淘之名以名樓曰雕菰樓樓北一老桑高百尺  
翳翮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蕉數本設石案一石墩二  
曰柘籬籬外舊有竹數畝於竹中闢一逕隨其勢曲直  
以達於後扉逕東有邱因邱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  
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花發竹中晨起坐闌楯間  
衆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翠竹之亭逕以西墮而下  
置屋銳兩榮東向面竹其南黃梅一株先曾祖父手植  
也歷百餘年舊榦已萎肆櫨復成樹扶疎負書塾後以

垣圍其左不合梅與竹雜生日蜜梅花館梅右啓小門  
通塾塾故四楹西一楹余幼時讀書所在修葺使明潔  
讀易其中近年悟得天元一正負如積之術全乎易理  
以數窮易以易倚數日坐室中苦思寂索別有所撰述  
或賦詩詞不在此曰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室外書塾  
先人遺構也塾前故有木蘭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圖  
前年槁於水不忍去也又不忍見凋落狀斷其上枝存  
檣株數尺覆土作邱與昔邱邇標以石峯高七尺植雜  
卉奇石曰木蘭冢冢東海棠一株木犀一株牡丹一株  
面木犀舊有屋作舫狀雕菰樓在其東北石刻仲長統

小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軒軒南卽塾門軒面西門  
面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桃樓俯其北啓樓之南窗  
綠影滿牀不見其外柳下多木夫容水蒨夏月烏犍臥  
樹側犍然作聲木蘭冢而南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犀海  
棠黃梅二老桑歲相若東西各生一小本垂二十年春  
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於四月不歇連書塾右室  
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廊端稍闕可坐以向花用  
蘇長公詩名之曰花深少態籜或曰少態諠詞也余曰  
非也物之有態者必妖媚妖媚非典也長公又稱其後  
凋耐寒直以松柏比之矣彭城劉蒙論菊云或問菊奚

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又云安有君子而可以態乎以此證坡詩則少態非謂詞也

半九書塾後記

余葺半九書塾既成爲文記之乃每歲水溢則地溼余素病脾殊不相得於是甲戌冬冒風雪增其基尺六寸楹桷窗楯之朽蠹者庚之凡一月畢先是乾隆戊子余始入塾讀書先子以地卑溼計增廣之並構亭於竹中時族人以屋屬居間者來售先子留其券與以值資其瓦木爲修葺用然族人固聚居於屋也不忍令他去亦不索原值而書塾遂亦不復增廣乙巳春先子疾作筮

之不吉盡取人所欠券焚毀之而屋券亦焚夏四月先子卒族人於先子爲父輩遠賈於外急歸持香楮泣拜於先人之靈余以尊止之則語以前事不諱乃先人買屋之事人知之券之焚人不知也今年族人復賣此屋人曰是不可賣固嘗受某值者余戚陳君鶴山以語余余曰先人所不忍取我何言乎於是更賣與他姓族屋拆而余塾適葺成相去五十年亦奇矣合當日執券拆屋葺塾築亭於五十年之前烏知不拆於五十年之後乃五十年後能守先業而勉續先人之志正先人能留餘地以及今耳特書此爲後記以示子孫嘉慶乙亥春



二月

上河水災記上

嘉慶十一年夏五月淮水又溢於高堰下注諸湖漕隄之壩不啓於是上河之災四年矣時余授徒城中月之二十五日佃客來喘不能語言水已平書塾之階石而勢不已余家之屋自門至後室凡四已沒其三道過汪掌庭家晤沈覺村覺村曰高郵州有示明日放車邏壩矣或曰壩不易開下河人數千臥壩上雖有司莫敢攖趨至鈔關外則水長二寸昏時風雨驟至愁不能臥坐以達旦二十六日甘泉縣陳公演劇招余居停主人飲

余乞問陳公水信少選使人回曰無畏今日開車邏壩必矣復至鈔關探之則水已平關上之石勢且不定已而關上人譁云荷花塘決矣復探於縣則衙中之樂方奏也明日寅刻陳公探水去縣前猶諱言決第曰放壩焉云爾六月初一日歸晤仲弟述水事且幸且懼先是二十五日夜弟臥書塾之榻上水未上階也夜三鼓雨甚聞譁聲起蹴於水時東北風烈浪高數尺圍於屋室搖搖然急呼舟舉家登之越岸三丈風逼不能近水中人屍牛屍及屋苦敗棺壘至麀集舟行其間方及岸風轉從西來水頓減尺許至晚減四尺令佃客探之乃知

荷花塘及腰鋪共決四五百丈而是日始放車邏昭關等壩而堤之決已莫能救云水既退每港口或圩田中有人屍曹安寺港中最多壘四十人有老人衣黃衣者有婦人帶金釧者有衣重裘者暴日中臭達於路有一田壘十數屍有三人與一牛共繫皆死一赤體老婦人握一小兒手雖腐不放其流屍棲田側者田主恐其累也以竹竿遞推之裹入草中羣魚叢而嘬焉有橫鎖之極固以爲貨也以鐵擊破之則一屍衣冠臥其中濱湖之家水齊於檐結筏屋中男女坐其上漸浮及檐穴其瓦以供首之伸縮如蜂之在房屋傾則人逐於浪或五

六屍繫一處或七八屍繫一處蓋一家知其必死而不忍散也皆死於壩未放之先隄旣決下河人亦如之皆二十六日事

上河水災記下

六月五日之暮忽傳有大水來六日早則傳公道橋之市不啟門矣已而季弟自城中歸言親見城門包土於蒲將閉城又有自城中來者言故撫軍江家已渡江回徽州是夕秉燭出西門奔西山者通夜不輟也於是瀨湖之人大譁將奔避而問於余余曰徐之時阮大中丞居憂郡城中遣人問其故未返又有自城來者言江上

之舟滿矣其未奔者紛紛蓄麥麪煤炭爲居樓計或言親晤縣幕中人言高堰鼓出勢必決戒勿洩於人汪掌庭書來則稱侯二門欲裂其水恐衝入城此城中人以譁也譁至昏城有酒肆張甲言無驚城門有示水不來矣人心稍定然移箱篋衣包入舟者尙紛紛如織燃炬若晝市中燭賣盡夜三鼓始得阮公書言揚人譁甚皆謂制府有文書飛遞鹽政故也卽遣人問之則二十六日之札所言高堰危急者指二十六日言又徐州太守稟帖有以身殉水之言亦二十六日事又遣人於太守署中間之太守之驚緣鹽政而驚也水必不東余以

此書榜之通衢譁乃已明日入城城門猶包土遷者未  
已又明日新城門方包土入蒲作塞城狀鮑氏有家人  
從高堰來稱洪湖水減六七尺初九日余自城歸里人  
問水信者不絕以鮑之言告之初十日晚縣中吏以信  
來稱水一丈三尺至余知其妄矣先是初五日夜有盡  
室渡江者遇風舟覆於浪死七人又有渡江至京口遇  
盜盡肱其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間謁遼山西太原繼調  
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

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  
詩吳爲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謹一夕急  
呼吳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  
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  
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  
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  
爲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賫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  
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  
事己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及此事出  
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窘矣越二十年

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闐然如無人持刺至左間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闈人起持刺入卽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舊袍疑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令坐於左公遂縱論經學理學劬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闈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真所爲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



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爲人公主鄉會試  
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荅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  
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登州觀海記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一日同儀徵江安甘泉阮鴻遊登  
州蓬萊閣望海是行也出登州城北門入備倭城南門  
約里許至蓬萊閣閣在島上島高十丈半山有天后宮  
宮門內有六石兩兩相比高丈許紫色圓聳今名曰三  
台石由右角門出北行上數十級遂臨海其左爲避風  
亭亭後爲蘇公祠近改爲官廚蘇公像鬚披面塵殊不

堪由右歷二十餘級登閣上閣南北兩面空敞南望萊陽大山一塔高入雲表衆巒環拱州城雄踞其下萬竈稠疊北則海在足下蒼茫無際遠帆出沒小如黑豆是時日色在東陰霧冪歷長山島可望見他島皆隱霧中閣距海二三十丈其下有彈石渦渦中盡小石圓潤可玩東坡取以伴蒲草者也其白者頗可混玉但離水則不澤耳島根迢銳錯落海燕千百呢喃其間波紋平秀不似江河之險道士云其浪廣數里非人目所能盡故不見其狀余嘗過泰山自其麓仰之高直與岨嶽諸山等蓋由濟南以來皆泰山之身至泰安見其卒耳嗚乎

泰山不見其高斯爲至高東海不見其波斯爲巨波聖人不見其德斯爲大德以波濤洪洞言海者不知海者也已而復登北門城樓是時天光清朗海波如鑑長山島之西見廟島其東見大竹島小竹島紗帽島鼉磯島島根有白雲載之島在半空天與海接城上有芻者問以海市芻者曰四五月天微陰東北風起則見於島上或如城如樓如山林如村落如塔有小市有大市變幻不常無定日惟居閣畔者可見之一老卒云閣上望島有市島上人望閣亦有市蓋虛氣也或以不見海市爲恨余曰烏知島上人此時不見閣上有市耶則我輩身

在市中而不覺何有於他人島上市也同人皆大笑而返

壬戌會試記

正月二十二日駕小舟過湖至邵伯埭夜大雨宿竹巷口明日汪年丈舟來從之二十七日渡河二十八日登車值兩淮鹽漕察院自京來赴任客寓皆增價數倍二月初一日至堰頭遇談階平初二日過壩頭有新砭知州魯君善政也無向來過渡之艱然每車尙費錢二百初三日渡陶溝梁壞其水中路已掘之使不平非多與錢不易過也晚宿陰平是日余四十生日汪年丈殺雞

煮酒爲一夕歡同席者李濱石汪星巖張又籤喻階符  
初四日雨雪初十日宿劉智廟尙土人不知智爲何人  
按晉書律厯志武帝時有侍中平原劉智修改黃初術  
漢晉時德州爲平原郡蓋卽祀侍中也十一日至景州  
州城爲水齧有圯者漫河村市沒於水賣飯於平野廬  
中十四日由鄭州城至雄縣水淹沒道路尙不便於車  
行自景州至涿州一路皆賑粥提筐者雜聚於市十七  
日至蘆溝橋橋左設茶亭以待會試者驗批卽放行遂  
入彭義門寓南柳巷鄭柿里舍人寓中三月初一日吳  
王松太史來明日往候太史稱刑部戴金溪精於算學

是時未試不便識其人試畢始訪之初四日與諸同年  
生公謁座師英煦齋侍郎於史家胡同師見余甚喜曰  
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子蹙然師曰  
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師好尚之不同往往至於相反莫  
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  
耳余質木不善自轉移每持此論聞師言益自信是夜  
足痺發大痛不能屈信初八日足稍差入場坐國字三  
十五號遇無錫孫平叔明晨題紙下首題爲人君止於  
仁爲人臣止於敬場中紛紛以趨風氣爲說余不知所  
趨乃核是題神理以爲文法出場遇李冠三索余文甚

稱道之寫一紙去張開虞見之曰是可得元桐城姚孝廉姬傳先生之子已欲得元見余文自失曰元當讓焦某矣十六日王伯申來贈以所著周秦名字解詁十八日訪戴金溪於鐵廠十九日李冠三邀與汪星言徐德三朱休臣李濱石飲於龍王堂楸樹下二十日看花於崇效寺二十二日鄭舍人邀同劉芙初汪珊樵唐竹虛遊釣魚臺二十九日奴子病不能洩呻吟之聲殊亂人意十日乃可初六日忽有傳余爲會元者已而販夫販婦皆言之至初十日早則公然有報錄者賀者十餘起皆曰會元聞之者且亦曰此固不愧爲會元者余曰會

元卷至末乃拆日間何得知此妄說趨避於外然言者  
固牢不可破是夜榜發下第十二日往南海店雙關廟  
見英煦齋師師方下值見之太息曰命也命也吾所見  
試文二百餘首惟子文第一次則王尙旃吾曾於南齋  
中向彭芸檜朱石君兩先生道子文之善時彭先生亦  
舉江西一佳篇榜發皆無之吾與彭公相對默然余告  
以歸期二十六日偕鄭舍人出都五月二十日抵家是  
役也凡一百二十六日昔者歸熙父已未會試先三日  
夢報中會元而文則爲一時所醜詆余非夢而夢亦同  
於熙父然時則甚傳余之文佳尙較幸於熙父也嘉慶



七年五月下弦記

學圃記

歲癸亥余侍母家居倦於四方之遊夏四月雨累日驅  
童剪芍藥之既殘者就其畦種葵及野菊適佃客自城  
中歸注晉蕃寄江文叔學圃詩及和詩來其言曰文叔  
於對山樓之東收拾老屋二楹有地畝許築爲圃植諉  
草玉簪圃之南護以矩籬以牽牛絡之名之曰學圃屬  
君爲文記其事文叔家園亭甲於郡海內無不知有康  
山草堂者余嘗賦詩飲燕於此久矣文叔抱緼淵逸雖  
混迹翬塵中而性之所適如自雲在空非野馬浮埃所

能襲染其吟詠高妙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故其座上之客多布衣野淡之士口不道聲華身不諳周旋進退儀節賦詩惟各本其性情不知以名譽相標榜宜其闢此圃以相處也循圃人也今年尤專力於圃足迹罕入城而未嘗語人文叔有事於此不遠數十里以告於余文叔其知余哉且知余之知之也因爲之記

雷塘話雨記

嘉慶乙亥夏五月癸卯阮子仲嘉招余爲雷陂之遊其使者曰舊太守汀州伊公自江右來欲訪子於北湖之濱而不果又不敢速子入郡城訂以月之乙巳會於雷

陂之阮公樓里叟曰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宜卽趨  
入城又一人曰不然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而不敵  
速子入城子宜自充以成太守賢余故懶又足疾樂從  
後一人言與使者約定以二十一日會於阮公之樓明  
日夜雨迄旦雨止趨於雷陂有僧自城中來言太守將  
至且遣人以余至告太守與仲嘉至太守醇儒也別九  
年氣益醇語我數年中家居讀書少有所得思出而仕  
以驗所學言殊藹藹須髮視前時少蒼而精力不倦遂  
陪謁招勇將軍墓暨湘圃光祿墓光祿素好馬宮保芸  
臺制軍以石琢一馬立墓道前太守撫石馬讀碑字坐

松下良久遂與訪隋煬帝陵先是陵久荒失歲乙丑官保丁憂居墓廬尋得其處太守正守郡乃修築之太守隸書隋煬帝陵四字勒石字徑尺許立陵前今越十年矣共撫拭憑弔復返於樓仲嘉具酒饌大風雨自西北來時農正望雨開窗觀之太守徐徐道其所學示以所刻雷副憲經笥堂文集遂縱言治平之道曰吾過多何以能寡此出何以益於民幸教我噫嘻太守誠醇儒也雨止仲嘉邀太守遊古木蘭院余不能從先行未十里大雨如箭急趨田家茅屋中則避雨者先有數人在一眇目者睨曰適見君登皇墓墩其前行者何人也皇墓

墩者俗稱煬帝陵之名也余曰舊太守伊公也衆大謹  
曰公又來爲吾郡主矣余告以方入都來不來未可知  
衆愀然雨止各散去余乃歸

雕菰集卷二十一

江都焦循著

周縣丞傳

公諱大綸字理夫其先居山東平度州五世祖始遷爲直隸天津縣人乾隆二十年由貢生捐州同職改捐鹽課大使分發福建丁母憂去官服除復職調莆田縣平海縣丞公以微職遊歷海疆垂二十年廉慎儉貧逾賤民所衣官服破敝塵垢十月猶衣紗葛上官以爲迂周之弗受以貧遣妻子歸孑然一官特立不倚最後調臺灣府彰化縣丞數年知民頑憂慮見於色公狀長八尺

餘豐準口橫闊面赤色虬髯志形於口坦直無顧忌任  
滿例引見辭於縣縣以衣惡出所服贈之公以手揮曰  
蓄此所以飽賊也謁於道道詢問民俗好尚公曰民將  
不孫殆欲畔也道曰吾將往察曰不可驛馬船具足以  
擾民吏役假官勢科於縣縣假官至之費科於民是促  
之畔矣道怒斥不信假公事滯公於諸羅未幾賊匪林  
爽文果倡衆犯城遞至諸羅公憤曰吾亦朝廷官何坐  
視城陷乃擢鬚奮入縣署縣令適與老幕客對飲酒公  
至斥曰此何時尚飲酒耶縣令曰我文官無力遏賊勢  
死也死也公張目髯倒起睨縣令曰賊烏合衆諸羅民

素尚義城雖孤以死力守之未必陷也 國家建官命  
能守不命能死坐致民逆死以塞責小丈夫也終弗聽  
恨恨出趨居民葉友伯家謀所以禦賊計是夜賊已入  
城據縣署有見公者曰爹也縛去敬公賢不忍殺而勸  
受其僞官公且罵且諭副賊以掌摑公頰公撫頰大哭  
曰此顛乃爲賊汙以首觸柱額裂血淋漓賊猶欲其從  
也囚之數日始遇害

陳德浙江紹興府人公僕也諸羅陷公被囚德左右之  
未少離揮之去德哭泣不言賊知公不可屈令副賊何  
北海者禮待之北海恨公罵以刃於乳上刺德急抱持



以身蔽賊擊之蹶公乃遇害德見公之死也喑鳴叱咤  
奪賊刃奮擊賊賊又擊之右臂斷德大聲呼曰吾與賊  
不兩立也以頭撞賊賊亂擊亦支解死乾隆五十一年  
冬十二月初八日事也

葉友伯廣東嘉應州人商於諸羅以公廉正素好公公  
亦往來其家賊縛公去囚縣獄中繫髮石上倒懸於亲  
友伯探知懷楮餅二枚冒危至囚所勸公食既被害公  
屍及陳德屍縱橫狼籍於樹上下莫敢收者友伯至屍  
所拜哭藁葬於地逮 大兵剽賊後知府楊廷椿覓公  
屍友伯示其所掘之皮膚蝟食盡白骨中惟心具存赤

色炎炎然公長子琦渡海移公柩友伯復爲之經理盡善云

琦字璞亭公娶於牛生子四琦璋鼎瓚瓚早卒琦材質穎異善騎射精力過人賊平福大將軍上公死事狀

欽賜葬祭銀封爵雲騎尉子孫廕襲琦痛父骨未歸葬以廕官讓弟渡海至諸羅家故貧力貧忍瘁踰越險阻哀毀致疾五十六年秋卒於揚州公遇害時年五十有一琦年三十有八公旣死義民乃以死守諸羅不陷於賊

焦循曰公死事狀琦得之於葉生友伯諸羅人稱之不

異辭琦以語弟鼎鼎親語余考公之生平卽無殉節事亦古廉吏豈無所樹立以死自飾哉當世疑公大言者至此多歎服然陳德之忠葉生之義琦之孝友余苦其不傳也

直隸總督樸園楊公別傳

楊敏壯公捷以功 賜籍揚州今爲甘泉縣人敏壯生湖北驛鹽道懋紹懋紹生古北口總兵鑄鑄生三子長景震嘉興府知府次景達陝西波羅協副總兵樸園名景素其季子也爲叔父象州知州以牧後幼多疾骨立貌孱弱不揚然負大志不好章句項後生一瘦一日自

割去語人日多此肉殊礙挂珠且令俯以見人非壯夫也貧不能自給就江右道幕稍積餘資援例捐縣丞乾隆元年投効直隸河工以才爲河道忌嫉將笞之公卽躍馬馳去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三年補蠡縣丞八年陞交河縣知縣邪教民據靳家菴愚民爲之惑公廉得械其人燔其經典神像以其地爲義學十二年陞磁州知州十四年授天津府知府晉清河道丁本生母憂服闋補福建糧驛道調汀漳龍道漳浦縣奸民蔡榮祖謀叛公親督員役率營卒擒之伏誅二十三年調補臺灣道臺灣東

界崇山山內爲生番所居山外平埔定爲界內界外界  
內漢民墾種界外故爲熟番之地生聚日衆界內之民  
侵展禁限熟番地日促而漢民地漸近生番旣與熟番  
構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  
爲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先  
是游民充膺通事社丁設立大通事多爲不法公令社  
番內通曉漢語者充當通事革退漢人之充社丁者往  
年修造戰船入山採木工匠置寮廠每一人率小匠百  
餘名搔擾與生熟兩番爭鬪戕殺公釐治之諸弊悉除  
二十五年正薦卓異補授汀漳龍道巨盜黃薦等九人

肆毒害民莫敢擒捕公生致之伏誅三十二年陞河南  
按察司使三十五年授甘肅布政司使調直隸布政司  
使三十九年山東妖賊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陷  
陽穀壽張堂邑犯臨清州大學士舒公赫德率勁旅剿  
之天子念景素將家子必知兵特旨命分守河西邊  
賊不西逸公立詣制府周公元理請兵時周公屯故城  
給兵千二百人夜與賊遇公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未可  
與戰天子命我守河西銳不可失下令熄火踞伏伺  
其過乃潛渡河屯西岸公度兵寡弱未足以禦馬上望  
數里外高屋問何地衆曰回人禮拜寺公喜曰可矣大

呼曰吾軍中有回人爲將卒者乎有把總自隊中出曰把總回人也公禮接之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恐不足以禦君之黨忠義素著盍爲糾結子弟爲朝廷殺賊亦建功立業事也把總曰諾卽入其禮拜寺得二千人勇氣百倍軍威遂壯穆維者健卒也夜巡浮橋口見岸東昏黑無人聲獨持刃潛過橋見一賊臥礮下斬之夾其礮斷橋索而返以人頭繫刀上樹而呼於營曰吾殺賊矣橋可奪也衆應起立焚浮橋賊趨至斬賊數百人賊不能西逸竄入舊城以至於滅方公之將督師也舉家驚懼老幕客邵姓者素豐其餼至是辭去奴僕一夕散竄

十數人惟一幕客二奴從之實所薄者也公臨行謂家人曰我將家子平日以不死疆場爲恨不幸死於賊亦先將軍之榮也至是竟以堵賊得功賊平擢山東巡撫四十一年皇帝東巡幸臨清燉橋斷路處及逆匪竄據之汪家大宅公陳述剿捕狀上大悅公請改臨清爲直隸州許之陞兩廣總督擒獲巨盜劉阿起嵩高新尹起明等調浙閩總督入覲過揚州省墓先是伯兄以事謫守北路軍臺仲兄統兵巴里坤公方赴臺灣道任重洋絕塞路隔萬里而年皆六旬外至是兩兄皆在籍聚於舟中飲酒笑樂追維離別各歛欷泣下相去蓋



十餘年耳四十四年調補直隸總督卒於官年六十九  
加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焦循曰樸園本末余聞之竹廬都尉都尉嘉興太守孫  
也樸園子炤字鑑亭亦善余有二子先鑑亭卒故樸園  
遂無後朱生者黃珏橋市人也嘗從樸園樸園巡撫山  
東時朱偶歸市有賣瓊笠叟東阿人朱以其爲樸園部  
民氣陵之叟憮然曰楊撫軍方面才也妖賊遽起倘西  
逸則蔓延不能卽平撫軍守河之功偉矣然治齊以來  
以驕臨民 天子能好人亦能惡人恐不能以功名終  
君從撫軍遊宜以慎約相勉今居里中尙假威勢嚇旅

人耶朱默然汗下思叟之言非常人明日蹤跡之不知所在

阮湘圃先生別傳

循未弱冠時極爲婦翁阮賡堯太學所愛時時呼至其齋閣爲文章芸臺中丞時方應童子試每來鄉亦以文爲會一夕酒酣太學誦中丞文而大呼曰此子必昌吾宗循從容問曰其文誠絕類軼羣乎太學曰固也予卜於其祖父之德其祖昭勇將軍從大帥之征苗也有降苗數千百人帥將戮之將軍以死請得生櫻帥怒百苦之而不悔已而將軍沒於官家無儲蓄其父居貧潔身

自守嘗至某渡口獲一囊啓之皆白金而有官封文書一角愴然曰此事上關國務下繫人命宜守俟之坐至暮果有一人至將投於水詰之語以失金且泣曰公事甚急失此並累本官不如先死乃徐付以囊不告姓名楚有舊家女窶而鬻於倡得金二百時封公客漢口竭囊中資贖之嫁諸士人是皆先生貧賤時事乾隆乙卯春嘗從先生登佛峪龍洞先生教以乘馬法稍稍習之至險阻則跼躄驚愕而先生控縱自如馳巉巖間若飛又嘗馳馬遊泰山往來千里不少倦中丞督學浙中按部駐紹興有鄉中故人謁先生於省署先生接以禮

故人曰清貧若此乎先生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二紙曰契值千金爲先生壽可乎先生艷然白髯翁張立而斥曰吾生平恥苟得財故貧耳君柰何無故而爲我壽不恤千金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 朝廷重恩雖爲清廉官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汙之乎君以禮來吾接君敢不以禮君以賄來恐今不可出此門闕其人愕然叩頭謝罪而退先生諱承信字湘圃詳見行狀墓表者不復書

李孝臣先生傳

先生諱惇字成裕號孝臣世居高郵祖兼五太學生父

佩王邑增廣生皆有篤行邑中稱曰善人惇生而穎異五六歲善屬對工巧出人意外同學者以果餌賄之托其代輒應無雷同師知而奇之九歲入義學讀經史一目卽記知州某公歎以爲神童先生氣質聰穎而性情純粹年十三而孤事母以孝聞及居母喪哀毀瘠墨痛不欲生伯兄卒以長子繼之事孀嫂如母孝弟之行出於天性者然也先世遺田百畝僅足饘粥鄰里宗族宜任卹資助者必竭力行之不計家之空乏與朋友交和易謙退無爭詰無嫉妬故人樂與之親近而無謗聲爲諸生時學旣成六經之外尤不憚探蹟索隱故通天文

術算象數之學每歲科試學使者輒置高等於是博洽之名傳於同學丁酉拔貢歲學使者謝公墉注意於惇時亦以高郵無過惇者賈君稻孫先生友也試前一日卒於秦州之旅舍賈故貧先生爲之經營殯事遂不復與選拔南昌彭尙書元瑞時督學兩浙聞其事以先生古人聘諸幕中且使課其子己亥鄉試中式庚子成進士爲暨陽書院院長以經學教諸生徒從者甚衆其高弟章世繩王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於世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書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滕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

明堂考辨攷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  
麻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史  
碎金詩集文集共若干卷子四培青出嗣伯兄次培紫  
次培碧三人皆庠生次培黃孫一之華

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 國朝康  
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麻算奪席宣城寶應  
王懋竑子中以經學醇儒爲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  
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  
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  
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

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循訪先生遺書於沈文學鈞  
鈞訪諸培紫培紫以先生詩集及行述示循循次其梗  
概著於篇而附記吾郡治經之盛云

顧小謝傳

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別字也揚州興化縣人父九  
苞以通經名儒中乾隆辛丑科進士卒於天津超宗幼  
聰俊襁褓中祖母任口授唐詩率能成誦十一歲能解  
說經書嘗作天文地理禮樂國璽諸論和鮑參軍行路  
難詩時人奇之十八應童子試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  
復數千言補弟子員二十丁父艱時家貧乏兼連歲荒



歉養祖母母盡力謀食不恤勞瘁然性傲直非所悅見則瞑目俯首諾諾然聞論說有大謬者起拂袖笑曰嚇坐是忌者不一人超宗固自若也甲辰 南巡召試

欽賜二等乙巳丁祖母艱同郡鄭君兆珏延之講毛詩於家塾超宗以館穀稍可救貧潛坐不出披索經史每夜寤默誦日所讀書或不記憶必起然燭熟之乃已不好世俗名凡倡和酬答拒之不應有所得不示人然問之者隨舉一事一物皆能溯其原流及其說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當是時經學之盛莫過江南鉤深索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爲異同惟以強記博覽

堅守先儒之學然間有論斷未嘗不精核簡要厭服衆  
心先是己亥五月今相國諸城劉公督學科試余與超  
宗同入學已而同食餼乃時與之親明年余與超宗皆  
丁大故超宗時時來湖中居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  
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切責余曰奈何外  
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卽解胸有此累何  
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趨余往拜祝超宗蓋不徒益  
余學問而規正處已接物之道如此不愧直諒多聞也  
丁未同在郡城時時相過或同牀寢嘗月夜煮菱角烹  
茗譚論至三鼓明年戊申夏月超宗病瘧超宗素讀古

醫書頗泥其法自用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  
變哮喘遂歿於郡城王君思雷家年二十有七時甫中  
副車傳聞闈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詆王肅及僞孔  
安國書傳而抑之亦命也夫自病至死十餘日始則醫  
藥之繁繼則棺衾哭泣之凶王君不以爲忌且多方謀  
之君子以爲長者王君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教授  
塘撰有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  
又撰毛詩集解童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均未成嗚乎  
超宗將渡江過余擁被夜譚謂余曰吾得一訓導官可  
供母則閉戶著書矣然素羸必不壽吾死賴子以傳時

無病距死時二十日也

亡友汪晉蕃傳

汪晉蕃名光燧號芝泉以儀徵籍入學補廩膳生居江都其先世歛人父隸仕爲刑部郎政事文章卓然不朽世所稱對琴先生也晉蕃爲刑部長子與弟掌廷同以文學名刑部晚年家居與老友數人怡情詩酒兩君各以藝從每春月探棲靈古梅流連其下望者慕之晉蕃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學術文藝則娓娓不倦少處豐儉而好禮長處困乏不以升斗爲憂言笑之際不諳忌諱而未嘗侮人不矯情立厓岸而取予不苟經學

深於尙書字櫛句解無滯義兼習毛詩禮記通其大旨  
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  
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  
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卦鄭氏以屯蒙  
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  
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  
與卦氣值日迴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睽升臨  
非鄭氏義也又難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  
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  
行明諸卦不然而惠氏作爻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

鄭氏不已異乎其好學深思不逐口耳附和如此蘇李  
建安而後名家之詩多能成誦每有唵詠典麗端凝不  
涉浮薄熟文選理不苟作督學使侍郎胡公月課揚郡  
取晉蕃卷通屬第一而疑其僞按部時局試詩古文辭  
慨然歎曰苦心孤詣深得選體非貌似者矣又以秋興  
賦見賞於轉運會公於是學者稍稍知晉蕃能駢體文  
舊有肺疾寒則舉發去年爲甚掌廷竭力醫治之今春  
夏間少愈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時爲嘉慶丁  
卯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記文選不置云  
焦循曰乾隆丁未戊申間余館於壽氏與汪氏兄弟交

時興化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譚藝契若  
金石汪容甫曰晉蕃長者可與論文余嘗冬夜與晉  
蕃飲容甫齋閣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  
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晉蕃先後  
沒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晉蕃既沒檢篋中得其手纂  
易稿二帙以遺其孤復基延塚又有與余論文辰一書  
略舉其槩於篇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孝嬰別傳

吾友汪君孝嬰嘉慶丁卯以優貢生赴朝考京師戊  
辰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旣成天子嘉其通

曉數學授教諭選石埭儒學教諭癸酉冬十一月卒於  
官明年甲戌冬十二月其弟子績溪縣舉人胡君培輩  
移書於循曰：國史館修儒林傳館內諸公徵先師事  
蹟竊思先師六經子史罔不通貫而天文算術是其專  
門非得精通九數者不能道且先師所學與自來各家  
異同出入未易悉其途徑伏唯先生於數學著有成書  
先師寓揚時惟與先生往來商榷倘不吝惠施俯從所  
請爲撰別傳一篇將先師心得詳悉揭出以便上之史  
館感且不朽嗚乎孝嬰信沒矣自丁卯與孝嬰別去秋  
省試後孝嬰與舍弟同舟至揚信宿遽去循村居以足



疾未獲一晤近者傳聞其沒猶未敢信得胡君書而孝  
嬰信沒矣孝嬰少余五歲自訂交於秦淮旅舍至今二  
十餘年雖遠隔數千里有所得必郵寄相與論訂歲丙  
寅余館城中與孝嬰館相去數武尤朝夕聚然孝嬰之  
學深妙入微恐不足以盡其蘊姑述所知質之胡君惟  
大人先生採摘焉孝嬰姓汪氏諱萊號衡齋徽州歙縣  
人也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  
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飾  
以古九章割圓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  
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遙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

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心  
冥索盡得中西之祕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  
絕性能攻堅極繁蹟幽祕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  
而孝嬰目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  
條目是非間隙豪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所言皆人所  
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而簡奧似周秦  
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孝  
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  
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  
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

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孝嬰以爲易更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層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赤水遺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

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若問者暗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爲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從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

各數蓋悟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  
必爲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爲首末二率兩較減  
一和之餘必爲中率句弦和必爲三率併故求得首末  
兩率卽得兩句弦較之數又悟得同積之邊彼此可互  
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卽兩形之倍  
句相乘爲底兩形之股相乘爲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  
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  
今之兩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  
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蓋句弦和旣  
爲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爲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

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  
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餘  
事亦爲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崖岸有以所著撰  
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爲之疏通證  
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僞謂設  
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  
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磬鼓直縣之制  
以定或得舊井闌石有字磨滅衆傳會爲蜀延熙時物  
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世故終崛強不少假  
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爲利疚威惕故食貧

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埭  
東南郭柳家梁有媪劬田得銅器二甌相附有古篆文  
孝嬰量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侈一寸  
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  
篆爲蜀郡成都楊旦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  
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爲陵陽子明受王孫釜  
作醜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  
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旦爲楊王孫名可補班氏  
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爲娛樂而甌中生  
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

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尙之銳尙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闢發得其真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間尙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爲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爲何事竟刪細草去之 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尙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啓其端尙之亦深歎爲窮幽極微爲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



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卽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卽不可知者也所爲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異名卽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卽帶從之長闊和也尙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真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卽尙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爲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

正當一實負仍從爲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  
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爲隅實之  
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  
於真數則真數爲和卽從爲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  
於真數則真數爲較卽從爲和矣尙之言多少在廉隅  
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尙之以  
多爲一答孝嬰以少爲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  
尙之以少爲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爲不可知尙之究乎  
旣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趨義實互證親  
此者或斥彼邇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齟齬焉然而絕

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關乎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  
而他從略云

葉霜林傳

葉霜林本名永福字英多甘泉文學生繼而悔入學爲  
多事乃易名曰英號霜林故所遺人書札及題名皆曰  
葉英云癸卯夏余於劉君昆珊家始識之聞其譚江南  
山水不倦語淫及詩是時余心識其人而未嘗與之深  
交越五年丁未冬江子屏與霜林至霜林前匍匐再拜  
不起余驚不敢荅繼而從容言曰吾有子欲從君遊此  
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余授以學自此歷十餘月不見

已酉春金餘山家兩僕來掖余行余錯愕問不答至則  
霜林拱立待已久恭敬再拜正色言曰吾生平有薄技  
每一作神與氣並竭半月始復先生竭神氣教吾子吾  
當竭神氣以報德餘山知吾意故羅先生至耳乃凝神  
說靖康南渡事聲淚交下座客無人色有勞之者霜林  
晒曰英爲先生勞非爲君勞何勞爲又二年不見辛亥  
冬曳破履索一袖至余館中謂余曰英素好歐陽舍人  
書得舊拓碑半紙摹二十年然不喜爲人書爲人書亦  
不作正書今以一年之力求得紙又瞑目坐十日然後  
作正書所以報先生也再拜而去不擇交不濫交氣投

合可日日見否則雖要之不見亦不知其處所與僧石  
莊交嘗起臥於桃花菴中然倏去倏來無蹤跡或同席  
譚笑忽不辭去或數日不見而草樹間有霜林誦詩聲  
有餘錢可一日醉盡乏時嘗餓臥數日時於友人索錢  
時或周之忍餓不受也病痰欬依棲女家丁巳秋八月  
卒年六十五葬其先世葉侍郎墳北三里

焦循曰稱霜林者多舉其技然以技傳者大抵供游說  
奔走已耳壬子秋試霜林數約余遊莫愁湖僧寺閣上  
時寺閣荒寂有僧二一老病一愚騃霜林率臥閣上數  
日不去甲寅後閣新葺遊人盛多余復約霜林往霜林

笑不荅余無以彊霜林行也

陳達夫傳

余族祖績園先生少與李欽達公子星垣交公子以武職官江南嘗往來其署中門下多奇人遂識陳翁達夫達夫故泰興舊族美須髯貌偉岸聲如洪鐘善導引工技擊以拳勇槍法聞於太乙壬遁九宮風角無不精驗晚年家揚州先子因績園先生亦與達夫交時先子年四十未有子達夫爲推之曰勿憂郎君不馬駝來且羊負來矣癸未二月余生先子神其言未彌月卽以余生日幹枝乞爲推修短貴賤達夫遲之又久以一紙遺朱

墨識別當時迂闊其言以爲非瑤球家體置之神櫝中  
余稍長意氣銳發自期既不細亦不知以機變俯張逆  
人以爲其說不經頗厭置之別求精此術者不下十數  
輩歷三十許年余已五十矣既病臥里中每夜坐思達  
夫之言始覺其無不驗而向者神櫝中之紙已付諸鼠  
蝨莫可蹤跡乃憶其說述之如左余幹癸乙辛壬枝未  
卯卯辰壬癸辛爲三奇辛加卯爲魁星宜以文章得科  
第然日金也四辰馬也兄弟皆馬也一夫執策五蹄決  
奔德矣神智上升印綬下伏害繫於福譽胎於毒且夫  
壬癸者木之母也辰未者印而財也祿我之鄉反以羸

我我生之家朋以睽我鬼在黃泉身以鑄焉巧賚於天  
權出於墓將官愈張而害愈起其鬱鬱於生而斤斤於  
死乎焦子曰達夫以李青蓮蘇玉局相比擬余不敢當  
也然謂我生者累我誠不爽矣屈指數之蓋數十事每  
思達夫之言則我生之初有與性俱來者矣又何卻焉  
達夫謂庚午辛未間當得好官然衡古人知命之學自  
癸亥至今九年閉戶不出著書成一家言庶幾鬱鬱者  
可以已乎江都志七善相人謂余四十五當死不死必  
得官余丁卯三月死七日復活是年適四十五方七從  
黃君春谷官粵西歿於恭城縣署中



汪節母吳太恭人家傳

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冬十月初七日汪節母吳太恭人年七十以壽終母之子光烜哀慟盡禮謂循素親邇悉母之行屬爲靈表循卑且陋未敢爲尊者誅而又不能自默顧母之大節光烜已上之有司大吏請旌於朝 恩許建坊崇祀節孝祠其本末載諸公牘暨郡縣志書可徵信於後世江都縣學教諭范公鑑舉節母之略云節婦吳氏生於乾隆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適候選知府汪集爲繼妻年二十五歲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夫歿年三十歲至

嘉慶十年守節二十七年見年五十七歲事在乙丑迄  
今又十有三年凡守節四十年云吳爲歙縣豐溪望族  
自明代遷揚州世以儒顯母之祖父枚康熙庚子舉人  
觀政兵部職方司候補主事父文鏊爲名諸生讀書至  
老不衰母幼秉家教知大義母之曾祖姑吳太夫人以  
苦節傳母旣孀每夕焚香拜誓願弗替先人志節蜀岡  
有五烈祠祀邑中婦人以節烈傳者母奉祀四十年未  
輟先是族中尊輩以母之年少初治家諫之戒門者勿  
傳及入內見規矩嚴密悚然敬且悅母終身勤鍼黹未  
冬卽理絮衣族戚中乏者手縫紉遺之必整且潔此里

閭所共傳者循之聞也歲戊戌慎菴公卒母于歸方五  
年未有子惟側室鄭生一女哀毀中有咻之者言嗣子  
宜早定時光烜方十歲讀書塾中光烜刑部對琴先生  
次子也母出不意詣刑部宅入塾抱之輿中衆方訾訾  
議不已母攜十歲兒正色凝立曰未亡人依故夫遺命  
後此兒句昭穆次敘相當句他勿與矣衆不能競刑部  
亦不及辭遂定嗣而覬覦者謀怵之以官復構訟母坦  
然詣縣廷官不能屈凡歷四年乃已丁未余交汪子晉  
蕃因及其弟光烜時光烜侍母居左衛街老宅循往候  
一羸奴候門一矮奴侍客供茶茗皆樸拙俛首低語中

門外無婢媪之迹耳不聞笑語聲門庭闐然座上客大  
都譚菽賦詩有裨言行絕無小慧便佞俳諧博奕循以  
謏僊母時命留飲食之因得登堂拜謁母面厚重豐頤  
莊靜嚴穆言論從容洵乎大家之風時光烜已成立母  
以家事委之刑部年七十許晉蕃奉養無少缺母謂光  
烜雖出爲己後其本生父若兄宜盡孝友時迎刑部於  
己宅敬禮備臻以舒光烜之情數召晉蕃令誦說史事  
於側俾其兄弟相近已而刑部卒晉蕃夫婦亦卒所遺  
子女母攜至家飲食教誨之衣襦襪屨皆親爲之治母  
六十後悠游自適如無能者家有小園花時率衆女孫

集二十一  
卷二十一  
環坐滿前顧以爲樂人見其和不見其肅人見其虛靜  
而恬漠不見其智循與光烜交三十年所親見能歷歷  
言之謹述以遺當時大人先生爲節母撰志銘者